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十六回 圖殺奸臣因致仕 重托孤兒悔昔非

再說鄧國丈囑咐妻子離卻王城，奔往玉門關柴工投下。是日夫妻、父子酒淚而別。當日鄧國丈想來：「龐賊父女串同作惡多端，害盡忠良，奸黨羽翼太多，怎能與女兒報仇？扳他倒滅豈非妄想？不免身藏利器，倘刺了老奸臣，猶如朝中除一猛虎。然後剪除黨羽、奸妃是不難也；倘刺殺不成，反遭他所害也不計及了。幸喜妻兒奔出王城，投於柴王關中，萬分穩當矣，吾一身並不介懷。」是夜休題。次早上朝，暗藏匕首，到得午門。是朔日之期，文武官員齊集，不一刻龐國丈也到。眾僚相會於午門，正談敘間，只有鄧國丈怒目圓睜，眾文武那裡得知。即離位大喝「奸賊，看劍！」當龐國丈抬頭看清，命不該終，將身一閃，劍已落空。眾文武大驚，上前攔阻。龐國丈大喝：「好匹夫，身為刺客！左右武夫，且拿下！」有龐府武漢將鄧國丈拿定。鄧豹喝聲：「老奸賊，休得妄自尊！吾與汝官同一體，敢生膽子拿下本官？況吾女無辜屈死於奸妃之手，吾特報女兒之仇，休得恃強。」

龐國丈大怒曰：「內宮之事，老夫全然不知，與吾何干？汝這匹夫行刺凶狠，眾文武共目，幸未中傷，不遂汝奸謀。吩咐開刀，不須多說。」鄧國丈喝聲：「奸賊！吾雖武員，官居一品，況大小朝廷命官，豈汝得專擅殺的？」將身一低，左右手一抬，龐府武士□餘人東西跌去丈餘遠。龐國丈喝聲：「匹夫，豈得恃強蠻。汝行刺老夫罪該一死！莫道汝一武員，即滿朝文武生死由吾掌中！」

言未畢，惱了太子太傅韓倚，大呼：「龐國丈休出大言猖獗！生殺之權出自朝廷，汝今不過裙帶王親，豈得輕視滿朝文武，看汝殺得成鄧國丈否？」龐國丈大怒，正欲開言，只見來了南昌宮潞花王父子，文武眾官迎接老少殿下。他父子只因聖上久病未起，是日父子一同登朝見駕請安，一見龐國丈嗔怒多言，問明緣故即曰：「不許吵鬧。是非之理，奏知聖上，自有公論。汝豈能妄殺朝廷命官？孤家豈不能先斬汝顛頭？」龐國丈羞慚滿臉，敢怒不敢言。

眾官候駕多時，只得將龍鳳鼓鳴敲。有穿宮內監傳旨出殿：「聖上病重倍加，咯血不止，眾太醫方在診脈調理。眾卿且回。」眾文武大驚，「萬一聖上病不能痊，太子年幼，怎能繼嗣江山。有勞公代吾等請候聖安。」內監允諾。眾文武備各退回。單有潞花王父子並龐國丈、鄧國丈四人，「再煩公公轉達聖上，本藩父子特來請安，並二位國丈有事見駕。」

內監見王爺吩咐，即領命進內，將情啟奏。神宗王一想：「王兄父子正來得湊巧。朕今不久於世，正要將心腹事重托言知。」即傳旨宣進，命龐妃迴避於後宮。是日潞花王四臣進至內殿見駕。禮畢，神宗王嗟歎一聲，手攜老王爺曰：「朕今危於旦夕，見王兄、御姪一面，有心腹重托之言。汝父子乃親同一脈，二國丈乃朕王親，且同下坐。」四人謝恩而坐。

龐國丈怒氣騰騰，忍耐不住奏曰：「臣今天因朔日之期，又為聖體欠安，眾僚齊集請候。不意早到朝門卻被鄧豹手持利刃行刺，險些一命危危，幸得眾僚攔阻，不然死於鄧豹刀下。今求陛下作主。」有龐妃在後屏曰：「此賊無禮，行刺大臣，律該處斬。傳哀家懿旨，押出斬首。」

神宗王喝聲：「喋言！內宮之事汝所得聞，外朝之政寡人作主，豈得妄為。」潞花王曰：「請問聖上，西宮鄧妃所犯何罪，緣何至死？」天子見問，長嗟曰：「朕有目無珠，不分賢佞，不聽忠諫之言，至禍患釀成，屈殺西宮皆龐後之過。朕今不起，料病難痊，只恨當初。如今怪不得鄧國丈要報女兒之仇。惟今龐人眾矣，朕今不久於世，鄧國丈不必在朝為官，汝仇怨已深，倘在朝必不保善終。敕賜致仕歸鄉，加贈太保太師，恩賜黃金千鎰，綵帛百端。」鄧豹謝恩。聖上傳命龐、鄧二位國丈先回府衙，「待朕與王兄、御姪說話。」二人拜辭聖駕，別卻內殿而出，只有潞花王父子在內。

天子曰：「王兄，倘朕不起，王兄須要早日登基，以免臣民無主。」潞花王驚曰：「陛下何出此言。臣毛無德能，敢當此萬乘之尊？況陛下現有王子趙聰可以繼御。陛下保重龍體，自有安康之日，懇祈勿得多憂慮，自損元神。」天子曰：「王兄差矣。朕所托以江山，不過因少年稚子難以嗣位耳。既王兄不允，今御姪長成□五之年，尚可為君。趙聰今不過□載之兒，焉能接御江山，是朕所憂也。又想慈雲次子，九歲之年逃奔外出，未曉留落那方，朕心如割，實不忍一脈作賤如泥，萬一外臣佐弼，帶兵殺回朝，少不免兄弟傷殘，效著唐太宗之轍，朕在九泉之下怎得瞑目？望王兄、御姪勸免他弟兄，和睦相讓，同掌江山，恭守先王基業，切不習手足相殘。伸言朕囑言如此。」語畢，淚珠一線。

潞花王父子含淚曰：「陛下休得傷懷，多過憂慮，以損聖躬。倘果聖上不豫，臣父子自然定然保護趙聰王子登基，訪著落正宮太子慈雲回朝，自然勸勉他弟兄和順，同掌江山，臣斷不負陛下所托，請為安心。惟臣一事啟奏，望乞聖上准依。」天子曰：「王兄有何商議，朕無不准依。」潞花王曰：「前昔寇兵部為放出太子，至今還羈囚獄中，但他乃忠義之臣，況救太子亦有功於陛下，緣何反將此忠義賢臣囚禁下？是理所不該也。懇聖上赦出囚中，復他原職，仰見仁慈。」

天子准奏曰：「此乃朕一時欠明，誤將此忠良囚禁兩月，今復職加升吏部，以獎救太子之功。」潞花王父子謝恩。是日到獄赦出寇兵部。聖上再宣進內殿。兵部俯伏朝見謝恩。

天子曰：「寇卿家忠心救護太子，滿朝文武難及。昨朕不明，誤屈於汝，今加升吏部以獎當日救太子之功。若非王兄提及，寡人也忘卻卿家忠貞之勞矣，須當拜謝王兄。」當時寇爺依命要叩謝潞花王父子，潞花王挽起曰：「寇卿，孤向知卿忠肝義膽，滿朝難及。」是日，潞花王細將寇爺昔日怎生用計救出太子，撫養多年，一一奏知神宗。天子聽罷，淚下沾襟，曰：「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寇卿之謂矣。今寡人得王昆明言，如夢初驚，得卿之力，實乃君占臣德之不盡也。」

寇爺曰：「臣叨蒙陛下隆恩，天高地厚，補報不盡淵彌。為君國救出太子乃臣職分當然，何當聖上金批思論。惟臣今須蒙陛下恩耀升吏部之榮，不料臣交古稀之候，衰朽之病日增，不久將為就木之人，懇乞陛下准臣解組，放歸故土，更沾天恩無疆之廣矣。」

神宗王曰：「以老卿家忠良之輩，正當在朝授以邦政，奈何年紀者邁。出於不得，且依准旨告老榮歸。敕贈大師太傅中書令世祿，加恩帶俸歸田。」寇爺謝恩，拜辭而出。潞花王父子也辭別聖上，勸諫保重龍體，且放歡懷之意。是日回歸南昌宮，按下慢表。

再說龐國丈回歸相府，心頭忿怒曰：「好昏君，命在旦夕還包庇鄧豹這匹夫，不究行刺之罪，反賜贈厚祿歸鄉，教老夫怎能下氣。不免點起精兵五千，命指揮將軍史兆明追殺鄧豹，方消此恨。」即時傳令點兵出城而去。不料鄧豹不向家鄉故土而奔，只向玉門關而去。是以五千軍馬枉跑三天程途，不得相遇而回。

不提龐國丈惱恨，再說鄧國丈辭別回衙，即日收拾行裝，點帶精兵五千，奔出王城向玉門關而來。一者不敢回家鄉，早知龐賊不懷好意；二來趕上妻兒會合，同敘一家。有夫人、公子大喜。是夜共投旅店，細將行刺龐賊不就，費卻一場唇舌多端，又得潞花王父子解紛、進宮見駕、聖上病危、又叨蒙放歸致仕、恩賜厚祿、今且投往玉門關柴千歲關中。是夜多語敘潔夫妻父子不表。次日登程，數□天方到玉門關，按下不表。

卻說神宗天子病體日重，服藥不效，幾次昏迷。眾妃後多人一宮仿惶，晝夜不安。神宗自知不保，復宣請潞花王父子進宮，屏退龐後，侍御宮人，一概不許近前。

是日潞花王進見。天子曰：「王兄、御任下坐。朕今一病難痊，只此永別。王兄、御姪既不願接嗣江山，朕一死後開喪即要保趙聰幼子登基，以免奸臣睨視江山最為急務。所恨海者不能追覓回慈雲王子，並屈殺陸後，是朕之差處。」又呼趙聰太子至牀前，攜兒之手曰：「王兒，願汝為君勿效著為父作事顛倒糊塗。且慈雲乃係東宮嫡子，汝須年略長些，論嫡原該冊立於他，今找覓不回，出於不得已而立汝繼嗣江山，倘他回朝，汝須相讓。依著為父之言方為大孝。」語畢氣喘吁吁，吐血數目。后妃、宮人一並齊

集。潞花王父子驚慌無措，呼喚「聖上保重！」連連呼喚。聖上頭一搖，雙目淚流一線，不語而崩。一宮慌忙舉哀。傳出外宮，文武百官盡皆得報。

次日開喪，文武百官掛孝，四海禁絕八音。殯葬王陵事畢，潞花王曰：「聖上賓天，不可一日無主，合請新君登基。」龐後隨太子後御大殿，祭告山川、社稷。是日御香靄靄，王親國戚，文武百官山呼朝見。正是：

九重天子開金闕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

此日天子年方□歲，不能傳宣，有龐後在側代聖上宣諭綸音：「今日上承天休，父作子述，王兒初登大寶。上叨先王福蔭，下賴眾文武臣扶。自是邦家禎祥，四方寧靖。改號哲宗元年，頒行天下。文武各各加給，天下大赦囚犯罪人。只有慈雲逆子、陸鳳陽、張夢虎三人，乃朝廷重犯，不赦。如文武官員知其蹤跡，拿獲回朝者，加封王爵；軍民解獲者加官二品之榮；倘不受爵祿者，賞賜公田□頃。知情不報者，數□家連坐，本土官不能辭其罪。藏匿包庇者，九族移誅。」是日封爵：潞花王須尊，但王位已極品，難以加升，只進為王伯，上殿不拜、出朝不辭，坐觀聽政自主。御姪加封晉王，一月兩朝朔望之期，分理朝政。龐國丈加封左柱國太子太師，恩賜帶劍上殿，出入防提刺客。韓吏部加封左右柱國太子太傅。滿朝文武各有加升，只有龐家宗族老少不是在朝玉帶橫腰，抑或外鎮權兵統屬。龐後加進王太后。是時天子年幼，未有立後，龐太后天天垂簾聽政。

住語朝中多絮，再言山東青州府周勇。自從帶攜太子逃回故土，將有一載。是日，頒行詔到山東省，即對妻言知曰：「不好了。今日聖上駕崩，新君接位，另出賞格拿捉太子。諭旨森嚴，倘有一人包庇藏匿，九族當誅。此事如何是好？」

賈氏曰：「丈夫何須多心疑慮，吾夫妻既受寇老爺重托，守著君臣之義，禍福只由天所降，得保護一日得一日耳，斷不可別移二心。」

周勇曰：「賢妻言之有理。吾今一別汴梁，即日逃回，事藏機密，料然無一人知覺，且不可少露風聲。太子睡熟已久，將將醒覺，且勿復言。」

住語夫妻忠良密約，再表登州府雙龍山。劉迪一天對陸公子言知曰：「賢婿，吾自到山已有一載。是吾本莊租業，定規一年收清。今值對歲之期，要別賢婿等下山收取，租銀一萬五千餘兩，定然親到方妥。」

陸公子曰：「不免小婿下山相伴如何？」劉迪曰：「不可。汝乃朝廷重犯，豈可多露行蹤。老拙本頭地皆已熟認，歷年慣走的。」公子應允。是日下山回家，公子與李豹送別下山而回。

只說劉迪行程數里，不覺於中途遇雨。進前只見一古廟，只得身到廟中。並不見司祝一人，是靜談之所，只見匾牌上是諸葛武侯，即倒身下拜稟上：「弟子名劉迪，只借廟宇中略避風雨，雖無香燭敬上，念吾一點微誠，乞望武侯神君庇佑我與陸國舅等，早日得遇太子，共起義師，殺回朝中，誅奸滅佞。重修聖宇，再塑金軀。」祝稟一番起來，四處觀游。只見廟宇廣大，一連數座俱是空荒之所。滂沱大雨落至紅日歸西還未止息。劉迪只得吃些乾糧，不覺身體困倦，臥於階側。有武侯君顯出神通。未知如何點化劉迪，且看下回便知端的。